

心

〔日〕夏目漱石 著
于畅泳 译



心

[日] 夏目漱石 著
于畅泳 译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 / (日) 夏目漱石著; 于畅泳译. —海口: 南方出版社, 1999. 8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ISBN 7-80609-791-0

I. 心… II. ①夏… ②于… III. 长篇小说-日本-近代
IV. I313.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4755 号

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03. 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01 室)

责任编辑: 赵云鹤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85 千字 印数: 1—10 000

定价: 18.00 元

译 序

——一颗孤独、颤抖的“心”

夏目漱石（1867～1917）原名夏日金之助，江户（今东京）人，日本近代著名作家。他少时熟读日汉经典，具有深厚的日、汉文学功底，而后又毕业于东京大学英文系，曾任中学教师，大学教授，后入朝日新闻社专门从事著述。一九〇〇年去英国留学，一九〇三年回国，堪称一位学贯日、汉、洋的大家。一九〇五年三十九岁时以长篇讽刺小说《我是猫》跃上文坛，一举成名。他虽然是个大器晚成的作家，但作品却很多，且多为长篇，主要的作品有《哥儿》、《其后》、《门》、《行人》、《心》和《明暗》等。现今通用的一千日元纸币上印的就是夏目漱石的头像，足见该作家在日本文学史及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重要。

《心》是夏目漱石于一九一四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属于该作家晚年的一部力作。该小说从四月二十日至八月十一日分一百一十回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并于同年十月由岩波书店出版单行本。

“我向想要理解自己心灵的人们推荐这本理解了人心的作品。”这是作者为自己的新作《心》所作的广告文章中的一句话，它极为明确地表明了作者的创作意图。该书虽为长篇，但只比中篇略长一点，约有十多万字而已。作品结构简单，层次分明，人物很少，情节也不复杂。全书由（上）《先生和

我》、(中)《父母和我》和(下)《先生和遗书》三篇三个部分组成,其中(下)《先生和遗书》占的比重最大,相当于前两篇的总和,即全书的二分之一左右。在上篇中写了“我”作为一个大学生和“先生”结识及相处的过程。“我”在镰仓的海滨度暑假期间认识了“先生”,并为“先生”的为人及学识所折服,因此,回到东京后时常去先生家拜访。“先生”夫妻两人没有子女,“先生”学识渊博却从不出去做任何工作。“我”从“先生”身上发现一种难以名状的孤独感和对人的不信任。他总是向我透露他是个“孤独的人”,还说过“恋爱是罪恶”。并且当先生得知“我”的父亲生病时,不止一次地提醒“我”趁父亲在时把财产处理好。更奇怪的是“先生”每月必须去墓地为一位朋友扫墓,其中的缘由连夫人都说不清楚。“先生”的一切强烈地引起“我”探索人生奥秘的兴趣,同时“先生”也为“我”的真挚感情所动,答应在自己离开人世之前告诉“我”所有的秘密。

中篇《父母和我》占的篇幅最小,主要写“我”大学毕业后回到乡下,发现自己的思想与乡下人的传统已格格不入。父亲要宴请乡亲为儿子大学毕业而祝贺,“我”却十分反感。“我”念念不忘“先生”,父母对此却极不理解。在家期间,明治天皇逝世,乃木大将殉死,父亲又病重。这时,“我”突然收到“先生”的电报邀“我”回东京有重要事情相谈,“我”复电说明父亲病危不能回去,之后不久,便收到“先生”寄来的厚厚的一封信,原来那是遗书。当“我”看到“这封信邮到你手里的时候,大概我已不在人世了。”(中、十八)时,大吃一惊,连跟家人也未细说原委,不顾病危的父亲而匆匆赶回东京。在火车上“我”开始阅读这二百多页的遗书。

下篇《先生和遗书》是遗书全文,写了“先生”人生中

的所有秘密。“先生”在读中学时，父母患伤寒双双故去，受“先生”父母之托而照顾“先生”并一直受到“先生”信赖的叔叔却侵占了他的家产。在高中读书时，“先生”回去变卖了被叔叔侵吞后剩下的那部分家产，随后永远地离开了故乡。入大学后他寄宿在一户阵亡军人的遗属家里，受到母女二人的精心照顾。“先生”对房东小姐阿静抱有着“近乎宗教信仰般的纯洁爱情”，但又怀疑阿静的母亲是否会利用乃至欺骗自己，因此一直把感情埋在心底而不敢表露。“先生”的多年好友“K”因为背叛家里让他学医的意愿而与家人断绝了关系，同时断了经济来源。“K”是一个专心致志于精神修养的清教徒式的人物，处于穷困潦倒之中又不接受别人的帮助，于是，“先生”把他找来一起居住以便从暗中帮助他。“先生”不但不用“K”交食宿费，还嘱咐阿静母女多关心他。当“K”也爱上了阿静并向“先生”坦白之后，“先生”先是训斥“K”，然后又抢前一步向阿静母亲提出要与阿静结婚的要求，而且这一切对“K”却守口如瓶，装作无事一般。当“K”从阿静母亲的口中得知自己被最信赖的朋友所出卖这一事实后，便不动声色地自杀了。“先生”大学毕业后与阿静结了婚，但一直为自己把“K”逼上死路一事而受到良心的谴责。他怀疑一切，不相信任何人，包括自己，所以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孤独寂寞的生活。当明治天皇死后，“先生”以“为明治精神”殉死为借口而自杀。为履行前约他赠“我”一封遗书，嘱咐“我”从中汲取教训，获得新的生命。

不言而喻，《心》的主人公是“先生”而不是“我”，“心”指的是“先生”的那颗孤独、颤抖、厌世的心。但是，前两篇也决不是仅仅为引出第三篇而设的铺垫。这三篇每篇都可以独立成为一篇小说，但是三篇又相互关联，就好像三

个同心圆，一个套一个，既独立又相连，但第三个才是重点。

作品描写了一系列孤独的人，他们从肉体到精神全是孤独的，其中以“先生”为最。“先生”不止一次地说：“如今，我们生活在充满自由、独立和个性的时代，而作为一种代价，就必然要经受这种孤独。”（上、十四）“先生”自父母双亡家产被叔父侵吞后，开始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且不与任何人交往了。连阿静母女对他好，他也怀疑阿静的母亲是否因为看好了他手中的积蓄。如果不是“K”突然向他坦白对阿静产生了爱情，恐怕“先生”一直不敢公开向阿静求婚。当“K”向他吐露真情后，他先是训斥“K”没有上进心，是混账！然后又装病不上学，等“K”走后再向阿静的母亲提亲。当他发现“K”自杀后，不是先去救人，而是先看“K”的遗书，发现遗书中没有写对自己不利的话之后，再把遗书装回信封按原样摆好，才去喊人。在情场上他胜利了，但在人格上他失败了。“K”的死使他终生受到良心的谴责，整日忧郁寡欢，生不如死。而且自“K”死后，“先生”连自己也不敢相信了，他认为世人本无好坏之分，好人也会突然变坏。所以，当大学生“我”接近“先生”时，“先生”却说：“你不要太信任我，否则将来会后悔的。”（上、十四）

“先生”的好友“K”自幼过继给别人，养父让他学医，他却弃医从文，一直瞒着家里三年，当家里知道真相后与他断绝了父子关系。“K”先被生父所弃，后被养父所抛，最后又被朋友所叛，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阿静一家自阿静的父亲阵亡后，只有母女二人加一女佣一起生活，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的父母将两个儿子都供至大学毕业，而兄弟二人均与父母格格不入，远离故乡，另谋生路。在老父行将就木之时，我却离家而去。

这部作品的登场人物不多，却描写了多起死亡事件。“先生”的父母双双染疾而死，“先生”的好友“K”自杀而亡，阿静的父亲未出场便已阵亡，“先生”与阿静结婚不久，阿静的母亲便病故，而“我”的父亲病入膏肓，在家等死。这期间，明治天皇逝世，乃木大将夫妻为天皇殉死。接着，小说进入高潮，“先生”自杀而死。“先生”自杀选择在明治天皇葬礼之后，说是为“明治精神殉死”，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实际上，自“K”自杀后，“先生”作为一个人虽然在肉体上还活着，但心灵早已死去。“先生”经历了家产被占、朋友自杀这两次事件后，开始憎恨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人，但他的良心并未泯灭，多活一天精神上就多痛苦一天，最后导致为了赎罪而死。人是性善还是性恶，作者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从“先生”身上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的善与恶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先生”先是真心帮助“K”，救人于危难之中，是善；但是自“K”爱上了自己所爱之人后，“先生”由善变恶，甚至不择手段地去从恶。“K”自杀后，“先生”一直为“罪恶意识”所苦，每月都要去为“K”扫墓，憎恨自己厌恶自己的心情与日俱增，这又是善的良心发现。如果“先生”是一善到底或一恶到底都不会产生作品中的那种悲剧，“先生”的心也就不会那样颤抖了。

无论善也好恶也好，《心》是一部利己主义者的心灵忏悔录。作品对“先生”的利己主义予以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作者置“先生”于死地，是为了让新一代人开始新的生活，获得新的人生。所以，作者借“先生”之口在《遗书》中说：“我现在要打开自己的心脏，让我的血喷向你的脸。当我的心脏停止跳动时，如果能使你的胸膛充满新的生命，我就满足了。”（下、二）夏目漱石于《心》发表当年的十一月

二十五日，在学院大学曾做一次演讲，题目是《我的个人主义》。在演讲中他反复强调，个人主义不等于利己主义，日本人需要“自我”，但是，在伸张个人的自我之同时必须尊重他人的自我，以不妨碍他人的自我为前提。他还以自己曾留学的英国为例说：“他们不仅仅是自由的，在热爱自己的自由之同时又尊重他人的自由。从少年时他们就接受这种教育。所以，在他们的自由背后伴随的是义务观念。”可见，夏目漱石强调的是自我尊重，反对的是极端利己主义。

《心》这部作品所针砭的利己主义又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那个特殊时代所造成的。“先生”在《遗书》中写道，明治天皇“驾崩”了，“明治精神”始于天皇且终于天皇，所以“受明治精神影响最深的我，今后继续活下去必然会落后于时代。”（下、五十五）虽然说“先生”称为明治精神殉葬是为了给自己自杀找一个体面的理由，但是，“先生”身上所体现的，却正是明治人那种新旧相间，新中有旧，旧上套新的特定时代的畸形心理。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从此步入了近代社会。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获胜后，到明治天皇逝世的这个期间，日本发展速度非常快，一跃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由于日本实行“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政策，大量吸收了西方先进文化，但是，千余年的封建传统，封建意识仍旧根深蒂固。当时并不是彻底摆脱了封建羁绊的真正的自由、独立和尊重自我的时代，当然又不同于封建伦理道德完全左右人们思想的时代，而是新的社会体制、社会精神中夹杂着旧的思想观念的时代。如果是在封建思想专政时代，“先生”是不至于将朋友置于死地的，如果在个性解放的现代，“先生”完全可以向“K”公开摊牌，二人公开竞争，无论谁胜谁败，而后仍可互相来往。那么，败者也不必自杀，胜者

也不必自责。正如日本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1885~1976)所说：“漱石先生视人的自我实现之欲望为执拗、利己的丑陋之举”，“而我们新一代人却认为自我实现才是善举。”(《关于〈其后〉》、《白桦》的创刊号)武者小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进行文学创作的。他的代表作《友情》(被搬上银幕后名为《生死恋》，曾在中国上映)与夏目漱石的《心》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友情》中野岛和大官这对亲密友人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孩，他们公开竞争、甚至大打出手，但最终他们二人仍是朋友。《心》中的“先生”和“我”是两代人的关系，作为老一代人的“先生”不希望新一代的“我”重蹈覆辙，要吸取前人的教训，开辟新的生活，既要摒弃以封建思想为基础的他人中心主义，又不要走极端把个人主义变成利己主义。应该说，这种思想对我国读者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心》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对“先生”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十分成功，非常精彩，但是在某些情节设计上也存在着一一定的不足或牵强之处。首先，作者对“先生”的心理活动描写得十分细腻，但对外观却几乎未作交待，而对“先生”的妻子只写了外表，对其为人，性格却未涉及，她只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温顺的妻子。也许这便是当时日本妇女的写照吧。其次，“先生”一家人的生活也有令人不解之处。“先生”的积蓄只是被叔父侵吞后剩下的那部分财产所变卖的现金，阿静母女也不是什么特别有钱的大财主，然而“先生”一生什么工作也不做，只在家里读书，而一家人却从不缺钱，生活比较富裕，还雇了佣人。当“我”回故乡需要钱时，“先生”的妻子立刻便拿出钱来借给了“我”。再其次，“先生”性格那样孤僻，那样少言寡语，难以接近，而且又不著书立说，“我”却能很快发现“先生”思想中的不凡之处，并很快与先

生结成忘年之交，还把“先生”视为精神上的父亲。一位日本人认为，“先生”与“我”的关系令人联想到夏目漱石与他的文坛弟子的关系（见《日本文学鉴赏辞典》），但夏目当时已成为文坛巨匠，弟子才不断出入其门。而作品中的“先生”则是个无所事事、默默无闻的人，“我”却如此地崇拜他，这颇有些不自然。正如日本评论家秋山骏所说：“小说描写的人物是矛盾的。小说本身也存在漏洞，给人一种牵强、造作之感。”（《对漱石的疑问》、《国文学》一九七三年四月号）但是，这些不足并不影响该作品的思想价值，仍不失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一部上乘之作，是值得一读、读后又值得深思的一部很有深度和内涵的作品。

于长敏

上

先生和我

我一向把那个人称作先生，所以在这里也只写成先生，而不公开他的真实姓名。与其说是为了回避世间的流言，莫如说这样的称呼于我是更为自然的。每逢唤起对他的回忆时，我便立刻要叫他先生，执笔写作时的心情也是一样，我不愿意使用那种令人感觉疏远的缩写词头^①。

我同先生的相识是在镰仓。当时我还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学生。由于我的一位朋友利用暑假时间去镰仓的海水浴场游玩，他在那里发来一张明信片，邀我务必前往，于是我决定筹集一些钱之后就出发。我筹钱花费了两三天的工夫，可是到达镰仓后还没到三天，约我去玩的朋友突然接到一封从老家寄来的电报，催促他马上回去。电报上说他的母亲生了病，可是我那位朋友却不相信。老家的父母早先就曾想替他包办一桩他并不愿意接受的婚事。依照现代的习惯，他的年龄距离结婚还太早，而且关键是介绍的对象并不合他的心意。因此在暑假期间他有意地逃避回家，跑到东京附近来游玩。他把电报拿给我看，同我商量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样才好。如果他的母亲真的生了病，他当然应该回乡探望。最后他终于决定回家一趟，而受他之邀特意赶来的我，如今却被孤零零地撇下了。

离学校开学还有好多日子。我当时的处境是回去也行，留

① 指用英文缩写字母代替主人公的姓名。

在镰仓也可以。于是我决定暂时留在原来住的那家旅馆里。我的朋友是中国地方^①一个资本家的少爷，并不愁没有钱花，但由于尚在学校就读且年纪轻轻，所以生活水平也与我相差不多。这样我就单独留在这里，也不必麻烦烦地再去寻找更合适的住处。

旅馆位于镰仓的一个偏僻的角落。如果要赶时髦打台球或者吃杯冰激凌，必须穿过一条长长的田间小路才行。即便坐车前去，也得花两毛钱的车费。不过在那一带，私人别墅却星星落落地建了不少，而且那里离海滨很近，要是洗海水浴，那所旅馆的地理位置是十分便利的。

我每天都出去赶海。穿过一片古旧的、已经给煤烟熏得乌黑了的稻草房，便来到了海滩。来这儿避暑的男男女女在沙滩上活动着，让人惊异地发现这里还住着那么多的城里人。有时候，黑色的脑袋在海面上呈现出一片万头攒动的景象，仿佛是在浴池里一样。虽然其中没有我熟识的人，但我也每每加入在这喧闹的场面里，时而在沙滩上随便闲眺几眼，时而让波浪拍打着膝头在水中东跳西跳，这样倒也觉得很愉快。

我就是在这个纷扰的人海之中遇见先生的。那时海岸上有两家茶馆，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总习惯去其中的一家。与长谷那边拥有大别墅的人不同，来这一带避暑的客人并没有个人专用的更衣棚，所以这种像公共更衣室一样的茶馆对他们是十分必要的。他们除了在这里喝茶、休息之外，还可以把用过的游泳衣交给这儿代洗，并且冲洗一下带有盐分的身子，或是把帽子和伞暂时寄存在这里。我没有游泳衣，但是担心带来的东西会被人偷去，所以在每次下海前也总是把所有脱下的衣物寄放在那家茶馆里。

① 日本地域名，位于本州岛西部，包括五个县。

二

我在那家茶馆里见到先生的时候，他刚刚脱完衣服正准备下海。当时，我与先生正相反，身体湿漉漉的，让海风吹着从水中走上岸来。在我们中间有许多人遮挡住相互的视线，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我或许不会注意到他。但是，尽管海滩上那样混杂，我又是那样的漫不经心，却还是立刻注意到了先生，这是因为先生当时和一个西洋人在一起缘故。

那个西洋人的皮肤特别白皙，我一跨进茶馆就注意到了。他穿着一件传统的日本式浴衣，他将浴衣脱下来顺手扔到了长椅上，然后双臂交叉抱在胸前，面向大海站在那里。他身上只穿了一条我们平时穿的普通短裤，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对此我觉得十分奇怪。两天以前，我曾经到由井海滨去过一次。当时，我蹲在沙滩上长时间地眺望着西洋人赶海的情景。我坐的地方是一个略微隆起的沙丘，近旁是一个西洋式旅馆的后门。在我定睛注视的时候，许多西洋人从海里走上来，到岸边清洗身体上的盐分。他们的身躯、胳膊和大腿都没有露在外面，尤其是女人更爱把肉体遮蔽起来。他们的头上都包裹着橡胶头巾，海面上漂浮着一片咖啡色、深青色和天蓝色。我刚刚见过这般景象还没有多久，因此在我眼中这位只穿着一件短裤站在众人之间的西洋人着实有些稀奇。

过了一会儿，西洋人回头看了看在自己身旁弯着腰的日本人，说了两句话。这个日本人正在拾起落在沙地上的毛巾，然后又把它包在了头上。这个人就是先生。

我只是出于好奇，目视着并肩走下海滩的两个人的背影。他们一直走进了海波中间，随后又穿过远处浅水区一带吵闹的人群，到达了一段比较开阔的地带后，便一同游开了。两人向远方游去，他们的脑袋在我的视线内已经逐渐变小。不大工夫，他们又调头折了回来，沿着一条直线游到岸边。回到茶馆以后，两个人也不用井水冲洗干净，只是立刻擦干了身子，穿好衣服，急匆匆地向什么地方去了。

他们走后，我仍旧坐在原来的那张长椅上抽着香烟。那时我木然地思索着关于先生的事，我总是觉得似乎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张面孔，可是却又怎么也记不起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那时的我，与其说是无忧无虑，莫如说是苦于无所事事。所以在第二天，我估计好了能遇到先生的时间，又特意跑到那家茶馆去了。结果那个西洋人这回没有来，只见先生一个人戴着草帽走来了。他把摘下的眼镜放到桌子上，立刻用毛巾包上头，急急忙忙地向海水中走去。当他像前一天那样穿过吵嚷的人群独自开始游起来的时候，我突然想要追在他的后面。我连忙跑进了浅水中，水花溅到了头顶。我继续游到水位相当深的水域，在那里以拨水泳的姿势追赶着先生。可是先生却和昨天不同，他从我料想不到的地方，划了一条孤线开始向岸边游去。这样，我的目的便落空了。我上岸后，甩着满是水珠的手，刚刚跨进茶馆时，先生却已经穿戴整齐，与我擦肩而过地走了出去。